

LA STORIA DI

ANTIGONE



安提戈涅 的故事

[英国] 阿莉·史密斯 讲述
Ali Smith

[意大利] 劳拉·保莱蒂 插图
Laura Paoletti

康慨 译

留住故事

文景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Horizon

安提戈涅 的故事

[英国]阿莉·史密斯 讲述

Ali Smith

[意大利]劳拉·保莱蒂 插图

Laura Paoletti

康慨 译

文
景

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安提戈涅的故事

[英国]阿莉·史密斯 讲述 [意大利]劳拉·保莱蒂 插图 康慨 译

出品人：姚映然

责任编辑：李晓爽 王 玲

装帧设计：陆智昌

美术编辑：高 熹

出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：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：850mm×1092mm 1/16

印张：6.75 插页：2 字数：45,000

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59.00元

ISBN: 978-7-208-13782-0 / I·153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提戈涅的故事 / (英)史密斯 (Smith, A.) 讲述 ;
(意)保莱蒂 (Paoletti, L.) 插图 ; 康慨译. -- 上海 :

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6

(Save the Story)

书名原文: The Story of ANTIGONE

ISBN 978-7-208-13782-0

I. ①安… II. ①史… ②保… ③康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图画故事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96803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

留住故事

LA STORIA DI

ANTIGONE

文
景

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安提戈涅 的故事

[英国]阿莉·史密斯 讲述

Ali Smith

[意大利]劳拉·保莱蒂 插图

Laura Paoletti

康慨 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乌鸦于飞，肃肃其羽，穿过天际。

正是夜，还没到早晨，她羽毛浓黑，竟至于无形，从城墙上空悄然滑过。她端起两肩，伸出脚爪，落到门柱上，然后一跳，便回了巢。

她身下便是此城的大门。城门一共七座，那乌鸦在这第七座上安家。对乌鸦来说，这是最好的住处，一向有着观看战场的绝佳视野。

刚刚结束的这场战斗是迄今为止最恶臭的。很多很多吃的。她因此希望现在就是一年当中的育儿期，有一堆她新孵出的蛋。要是人类能够决定到这一年更有用的时间再互相残杀，那该多好啊。可是没有。从她伸出黑嘴巴，把碎蛋壳推出鸟巢，再送纤瘦的小乌鸦们上路，已经整整一个季度过去了。唉，好吧。这就是生活。不管怎么说，乌鸦的生命都是飞一般地消逝着。

现在军队还在撤退，剩下的船将消失于海天相接的细细一线；昨夜燃烧的火，现在烟正在散去，下面那些仍然活



着的人类，已经烧掉和掩埋了死者。活下来的人类大多是雌性的。雌性负责事后的清理。他们在堆积的碎片残渣中跋涉。他们在残存的路上拉着断了轭的小车。没什么新东西。乌鸦以前统统见过。她是老鸟，岁月已经让她变得心明眼亮，教会她该看什么，又该对什么熟视无睹。她还知道，看到丢弃在地面的死人时，别花太长的时间挑肥拣瘦。决不要花太长的时间，免得那些仍然活着的人类有时间注意到她，免得他们找到一块石头丢过来。一，下去；二，降落，用爪子抓牢；三，用尖嘴在死人鼻子、手指、美味眼睛的边角使劲拉扯，一道完美的晚餐；四，要赶快，哗哗升空，离开那里。

仍然活着的人类总是慢半拍。他们毕竟不是乌鸦。他们肩宽背厚，又没长翅膀。有些人弓着身子，因为他们背负着伤痛；还有些人弓着身子，是因为背负着重量，满载着从死者口袋和背囊里掏出来的东西。而但凡还活着的，无不人人丧胆，急着在黎明的阳光让他们无所遁形之前，赶回城里安全的地方。

她用尖嘴重新整理了翅膀上的羽毛。太阳很快就要升

起。战斗已经结束。度过了一个长长的夜班，她安顿下来，准备睡觉。

但是在她下方，看，就在城门边，紧挨着大门的地方，那条狗仍然坐在那儿，等待着。

狗守在那儿已经好几天了，打从战斗开始就在那儿。他仍然在那儿，他寸步未离。

“呱！”她叫了一声。

狗根本不抬头看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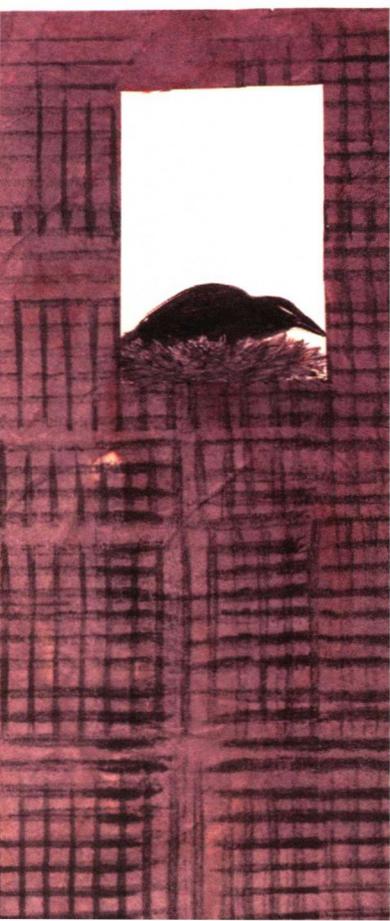
狗一律很蠢。这一条还年轻，忠犬之心写满了他那张狗脸。他身上遍布着征尘。某个仍然活着的人类，现在也许死了，也许吩咐过他坐在门边，在这儿等着。

所以他听命照办。

“呱——哈哈！”乌鸦在高处大笑。

年轻的狗疲倦地在碎石和尘土中转了一圈，然后又一圈。他在为自己铺床。

他爪子很大。他已经长成了那种你得留神别挡他道的狗。因为他猛地一口，



就能咬掉你整条尾巴，然后坐在那儿，嘴里支棱着你的尾羽，像一把妇人的扇子（本鸦当真有过这样的遭遇）。他是那种近似于狼的东西：牙齿尖，耳朵灵，长着一张俊俏的长脸。

他卧伏着，脑袋枕在交叠的爪子上。他形容凄惨。可他的两只耳朵还是朝前竖起着。

“回家吧。你主人死了。”乌鸦对狗呱呱了几声。

没反应。

狗啊。他们戴着项圈，拴着狗链，或者为一点小恩小惠守在仍然活着的人类身边，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度日。他们从仍然活着的人类手中讨食，就好像喂他们食物的那只手本身不是好吃的东西一样。



“你主人没准儿已经被烧了，埋了。”她呱呱道。

突然，狗猛地挺直了身子，乌鸦的心一阵狂跳。怦怦怦！就算狗不可能跳到城门那么高，她还是蹿到了空中，尾巴上的羽毛扑啦啦地乱响。

可是，狗根本没注意她。相反，他站在那儿听着，一只爪子抬离了地面。

大木头门上有扇小门开了。

两个仍然活着的人类姑娘从门里现了身。她们的动作充满了警觉，好像守卫着什么秘密。

